

2021年04月15日 星期四
责编:李曙光
美编:郭金芳
校对:刘昱

小车逆行与智轨列车抢道 司机被批评教育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周圆 通讯员 卜妍)因社会车辆、行人占用公交快速廊道,导致智轨列车无法顺利通行,甚至造成交通拥堵或引发交通事故,存在较大的交通隐患。4月11日,一辆外地红色小车逆行驶入芦淞区人民南路新华桥至车站路公交快速廊道。芦淞交警对该违法车辆的信息进行查询,并联系到违法司机。

违法司机称,自己是外地人对株洲路况不熟悉,请求交警能体谅,因为自己已到了湘潭,约好第二天过来处理。12日下午该司机到达芦淞交警二中队接受处罚。交警对其现场进行了批评教育,考虑到违法司机是外地人,且认错态度较好,决定从轻处罚。事后该司机表示:“以后不会再违反交通规则,为株洲交警的工作点赞。”

自智轨试运行以来,芦淞交警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彭帅多次组织警力对火车站等各个重点通行路段开展清除整治行动,行动采取定点清理方式,对违法驶入公交快速廊道的车辆和横穿智轨专用道的行人进行教育批评及处罚。此行动及时有效地清除了因违法驶入、乱穿乱走的行为给出行市民带来的安全隐患。

交警提醒,公交快速廊道是给公交车和智轨列车的专用通道,其他社会车辆进入到该通道的话,对于自身以及其他车辆都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请各位交通参与者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图一己之便,影响交通安全与畅通。

博爱志愿者 3年提供爱心早餐5万多份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邹怡敏 通讯员 言博成 刘铁华)“味道很好,志愿者很贴心。”4月12日早上7时,渌口区渌口镇再就业市场内的环卫工驿站内,60岁的环卫工人黄建国正吃着热乎乎的面条,脸上洋溢着笑容。3年来,驿站提供的免费早餐,给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温暖和实惠。

2018年,在相关部门组织下,该联合会正式发起成立环卫工驿站,运营“爱心早餐”项目。博爱志愿者联合会副会长张满珍介绍,志愿团队从开始的十几人发展到现在的几百人。去年,第二个“爱心驿站”在向阳北路设立,为附近的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和周边孤寡老人等提供免费早餐。驿站运营3年来,从未间断,志愿者累计服务4000余人次,提供爱心早餐5万多份。

咋回事? 业主竟期盼小区停电



▲檀香山烂尾楼。记者王晖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晖)昨天,有业主在芦淞区龙泉社区诚建·檀香山业主群里留言:“停吧,电费又不够了,这次停久点!”业主期盼自己的小区停电,怎么回事?记者进行了采访。

建筑商挪用工程款致项目烂尾

“诚建·檀香山”项目由株洲市诚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位于芦淞区龙泉社区,靠近环线。该项目于2012年拿地,2013年动工。当初由武汉天鹏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称武汉天鹏)承建。后来由于监管不力,建筑款被武汉天鹏挪用,开发商后来资金链断裂。2015年,该项目一期1、2、3、5栋主体陆续完工,在开发商东拼西凑搞钱做

完内部装饰和水电等配套设施后,再也无钱办理消防验收和其他一些手续。业主们也就在这种没有竣工验收的情况下陆续搬进去住。如今,4栋房子500多户业主中,已有450多户在没有办理收房手续的情况下入住。二期的4、6、7栋,在销售近40%的情况下,只完成了主体结构,停工几年,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烂尾楼。

真奇怪! 这个井盖会“跳舞”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媛 通讯员 颜淑婷)“当当当……”伴着清脆颇有金属质感的声响,这个井盖开始一张一合有节奏地震动起来……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井盖开始有频率地“跳起舞来”。4月13日,记者在石峰区田心街道东门社区网格员唐娜的手机上看到了这样一段神奇的视频。这个怪现象也引发了不少市民的关注。

这个会“跳舞”的井盖位于北

站路,亿都国际小区对面。记者赶到时井盖已经不响了,仔细观察这个井盖,与其他的井盖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唐娜说:“对面就是居民小区,井盖会不会突然飞起来对人造成伤害?希望相关部门引起重视,避免发生意外。”

因为井内是污水,记者在现场联系了石峰区市政维护中心。

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查看后介绍,井内的管道存在压力,井盖

开发商资金短缺,经常出现电费欠缴停电现象

因为开发公司的遗留问题很多,业主住进去就遇到很多麻烦。首先是没水用,由于没开通自来水,大家都是用的是工程用水,靠洒水车拖水。其次,没有进行电表改造,没实施一户一表,大家用的是公用电,而这个电费一直由开发商在垫付。由于开发商资金短缺,经常出现电费欠缴停电现象。

为了解决物业问题,开发商后来引进了株洲某知名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物业代管。但由于开发商交房的一系列问题,部分业主以各种理由拒绝缴纳物业费和水电费。在开发商无力垫付且拖欠了物业费的情况下,该物业接手十一个月后,也退出了。从此,檀香山就成了没有物业管理的项目。开发商留下两名工作人员,承接最最基本的物业服务一直延续至今。另外,消防水管里一直没水。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有业主认为,严格意义上说,诚建·檀香山项目并不具备入住条件。

业主筹备成立业主委员会进行自救

诚建·檀香山项目的开发商在垫付了数年的公共水电费、基本物业运行费以后,彻底无力支撑,已于今年4月1日,向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破产申请。在龙泉街道办事处积极协助下,该项目已经由业主在筹备成立业主委员会进行自救。

据了解,虽仍有部分业主认为开发商违背承诺,损害了业主利益,拒绝缴纳公共用水用电和物业费,部分业主甚至希望停水停电,才可以让事情尽快解决,于是出现了业主希望继续停电的现象,但绝大多数业主希望积极自救。

近期,街道办事处已经组织召开了几次会议,由部分热心业主负责收取公共卫生费和公用水电水费等费用,保证小区的最基本的物业运转。另外,街道办也跟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配合,联系了破产管理人。同时,也有了意向中的战略投资人,有意在破产清算完成后,在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和协助下,完成二期的开发。

震动的原因或许与管道压力有关。事发时,上游新民路2号泵站开泵,污水流入污水管后,导致污水管内的空气集中从松动井盖排出,从而产生了井盖震动的问题。

查明原因后,当日下午,石峰区市政维护中心的工作人员采取了临时性保护措施。如果井盖因压力过大再次松动,他们将会加开透气孔,避免对居民产生影响。



▲一场医疗纠纷调解现场。受访者供图

“都是他们的错,你要帮我们讨公道!”患方控诉。“他们是狮子大开口……”医方申辩。在株洲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这样充满火药味的对话经常出现。成立10年来,这个被喻为医患纠纷“消防队”的机构确实灭了不小“火”。截至去年底,它已受理和启动调解程序793起,调解成功633起,调解成功率达79.8%。作为独立于医院、司法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它如何解开医患“心结”?近日,记者走进这里,为您揭秘。

10年间,解了633起“医患结” 这个医患纠纷“消防队”是这样工作的

□ 株洲晚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琼 实习生 陈俞汐

患者和家属情绪发泄处

4月12日上午9时,春雨绵绵,在原市公安局大院内,我们走进偏安一隅的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没有想象中的冷清,这里不时有人手持资料上门咨询。在来访登记室,墙上张贴了接待咨询制度、申请人需提交的材料、调解告知等,医院、患方可凭此读懂调处医疗纠纷的所有流程。

“我老公上午精神还很好,下午人就没了,这家医院太过分!”刚走进调解室,我们就看到一名50岁左右的女子激动得站了起来,用力地拍打桌面。

该女子控诉,一个月前,她的丈夫因病住进我市某家医院。不料,丈夫在住院期间突发

肺栓塞,而医护人员未及时施救导致悲剧发生。

“医院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就办理了出院手续,你们要为我们讨回公道……”女子细数着医院的“罪状”,越说越激动。

“先别急,喝口茶,有话慢慢说。”内勤兼调解员周曙莲一边翻看病例资料,一边轻声安抚家属。

几分钟后,女子终于冷静下来。

“不能只听一面之词,我们会尽快联系医院和专家,你们回家等通知。”仔细查看了资料是否齐全后,周曙莲如是回复。

这样的画面,几乎每天都在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上演,这里

已成为患者和家属情绪发泄处。

过去,要解决医疗纠纷一般有三条路:一是双方自行协商,但由于医患缺乏信任,很容易激化矛盾;二是卫生行政部门调解,但患者又容易认为是“医医相护”;三是司法诉讼,但诉讼成本高、周期也很长。

“三条路都不好走。患者及家属常常对医疗纠纷有‘不闹不赔、小闹小赔、大闹大赔’的误解,于是职业医闹便有了兴风作浪的机会。”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副主任刘克平告诉我们,2011年1月25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第三方调解平台的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诞生了,成为解决医患纠纷的第四条路。

“这就像是一场拉锯战,冷不丁就因一点小事谈崩。”刘克平感叹道,医疗纠纷少则需要调解三四次,多则八九次,有时还得来回折腾大半年。

谈崩了怎么办?接着来。由于患者家属在外地工作,调解员只能一次次通过电话、微信等与他们沟通,摆事实、讲道理。

“别讲了,你们和院方就是一伙的。”有时,情绪激动的家属还会“吐槽”调解员。

所幸,经过近2个月的沟通,2020年12月30日,患者家属终于同意来株开展第二次调解。最终,医方赔偿了患方31.8万元。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就此结束。

“个中辛酸虽有很多,但每一次看到双方握手言和就让我们感觉值得!”刘克平介绍,截至2020年12月底,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共接待调解案件955起,受理和启动调解程序793起,调解成功633起,协议赔偿金额3139余万元。

2021年04月15日 星期四
责编:肖星平
美编:郭金芳
校对:曹韵红

这里的调解不是和稀泥

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究竟是怎样“灭火”?很遗憾,由于近期没有安排纠纷调解,我们无法现场感受整个过程。刘克平特意向我们分享了近期成功调解的一个案例,或许能从中揣摩一二。

2019年5月5日,患者刘某因腰背部疼痛并伴有四肢麻木,前往城区某医院治疗。经检查,他被诊断为多发脊柱骨质疏松性骨折、后凸侧弯畸形及椎管狭窄症。

8天后,刘某做了手术,可让人意外的是,她在术后瘫痪了。

这让患方无法接受,他们随后向法院提出巨额赔偿。而医院则称自己无过错,患方是“狮子大开口”。双方拉扯了一年都没个结果。期间,患方四处告状。

2020年9月22日,刘某的家属找到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

“医疗纠纷调解不是和稀泥,更不是邻居拉架,遇到纠纷就说‘赔点儿’的那种,而是要准确把握纠纷形成的原因,分析谁错谁对、错在哪里、占比多少。”刘克平说,接到这个烫手的山芋后,他们立即仔细查看病例资料,征求专家意见,寻找双方的争议点。

很快,争议点明晰了。

患方认为:手术期间,医生为刘某做完三节脊椎水泥灌注后,患者明确表示无法耐受。医生却继续手术,导致患者椎管内血管破裂出血、压迫神经,引发下肢瘫痪。

医方坚称:刘某本就是血透、乳腺癌患者,原生病情严重,其手术过程符合规定。

怎么定责?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找来了其他医院的医学专家“会诊”。

“会诊”结果是,医方的手术拟定有欠缺,存在过错。

责任明晰了,紧接着就是谈赔偿。专家建议医院参照伤残等级来赔偿。经调解,医方同意一次性补偿20万元,患者则协助医方办理医保手续。

原以为事情告一段落,可调解书还没签订,患方又反悔了。原来,他们觉得患者出院后还要请护工,这笔钱需自费,20万赔偿金远远不够。

第一次谈好的条款就此被推翻,患方改口要65万。随后,还在网上发文“求助”,并拨打市长热线投诉。

“这就像是一场拉锯战,冷不丁就因一点小事谈崩。”刘克平感叹道,医疗纠纷少则需要调解三四次,多则八九次,有时还得来回折腾大半年。

谈崩了怎么办?接着来。由于患者家属在外地工作,调解员只能一次次通过电话、微信等与他们沟通,摆事实、讲道理。

“别讲了,你们和院方就是一伙的。”有时,情绪激动的家属还会“吐槽”调解员。

所幸,经过近2个月的沟通,2020年12月30日,患者家属终于同意来株开展第二次调解。最终,医方赔偿了患方31.8万元。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就此结束。

“个中辛酸虽有很多,但每一次看到双方握手言和就让我们感觉值得!”刘克平介绍,截至2020年12月底,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共接待调解案件955起,受理和启动调解程序793起,调解成功633起,协议赔偿金额3139余万元。